

心灵鸡汤 回尹玉生

毫无价值的小提琴

著名小提琴家弗里茨·克莱斯勒讲述过这样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。有一次,他路过一家高档乐器店,惊喜地发现了一把他渴望已久的小提琴,因为钱不够而未能当即买下它。等他最终凑足了钱,再次来到这家乐器店的时候,却得知,那把小提琴已经被一个收藏家买走了。

弗里茨几经周折,来到了收藏家的家中,试图劝说他将小提琴转卖给自己。收藏家非常坚决地说道:“这把小提琴是我的最爱,我要永久地将它收藏起来,决不会再把它卖给任何人的。”万分失望的弗里茨在离开之前,向收藏家请求道:“在这把小提琴进入永远的沉默之前,我能用它最后演奏一次吗?”

收藏家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于是,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开始演奏起来。小提琴瞬即发出了纯净圆润的乐调,收藏家听得如痴如醉,恍如梦里。“我没有权利将它束之高阁。”收藏家在听完弗里茨完美的演奏之后说道:“这把小提琴属于你了。让它服务于社会,使更多的人都能听到它美妙的声音吧,这才能体现它的真正价值。”

其实,无论是对小提琴还是对人而言,名贵的出身,显赫的地位,卓越的才能,都不是品评其价值大小的决定因素。真正的价值只有在服务和奉献中才能得到体现。如果我们从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着,决不肯伸出自己的双手,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;决不肯牺牲一点时间,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;面对一个孤独寂寞的老人,从未生过安慰陪伴之心;面对一个失学儿童,从未尽过微薄之力……这样的人,无论其多么尊贵高雅、才华横溢,都如同一把被永久收藏起来的名贵小提琴,对社会来说,毫无价值可言。



名家新篇

回张抗抗

2007年,是宗璞先生诞辰80周年、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、《红豆》发表50周年、《南渡记》出版20周年。这么多数字叠加在一起,使得今天的纪念活动具有更为不寻常的意义。“七”是宗璞先生的幸运数。

宗璞先生60年的文学成就,得到文学界的高度评价与赞誉,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留于后世的成果。

我读宗璞,更多地见到其中坚韧的品质。我所说的韧性,是从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间;取材于大学校园和宁静的书香庭院之间;生成于时代大格局、大气派和日常生活、个人价值之间;搭建于中国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精华的桥梁之间;介于知识分子的硬骨刚性与女性柔情之间,犹如骨肉间的韧带一般,不折不挠、不离不弃的精神气质。

宗璞先生作品的文字功底深厚,融汇中西学养,纯净柔美,却从不滞于柔弱婉约的唯美,而是有厚重的思想内容作为语言的“筋”,可反复咀嚼,嚼出生活的甘甜,也嚼出命运的苦涩。



草堂文画 回冯杰

写作就是一个村庄

必须把写作当成一个小小的村庄,你就是一个村庄之长,一个事必躬亲繁忙的好村长。

了解每一块土地的墒情,成色,雨水,收成,哪里生长一道防风林,哪里生长一片新首蓓,哪里一片瓦缝里冒出一丝炊烟,全村男人女人多少,谁家妯娌不和,马几匹,鸡几只,以及哪伙人是你的拥护者,哪几个人和你暗中较劲。

以及有几条狗在背后咬你的影子。必须去当一方“纸上之王”。

宗璞先生的韧性写作

如同生命力顽强的“野葫芦”,“三生石”,她的语言风格,其中重要的美学特质之一,是韧性之美。

宗璞先生的创作,多年来着力表现知识分子生活,校园虽小,人类的内观世界可以无限之大。在她的作品中,始终可见其对社会批判意识、对人性的剖析,对人格力量的褒扬。她从不回避社会矛盾,从未停止过思考,她内心深切鲜明的爱憎,以文学的方式,曲折含蓄地得以传达,其中潜藏着她的人文关怀和思想追求,并至今默默持守。宗璞先生内心的道义担当,使她写作之路,成为文学的韧性之旅。

宗璞先生60年的创作,悠长博大。新时期以来,如《我是谁》等一组娴熟运用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小说,为文学和读者带来了新鲜活力。《南渡记》《东藏记》中精美的古典诗词功底,她的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童话等多种文体,所展现的灿烂多姿的文学景观,足见其作品的宽广与丰富。漫长岁月里,她所获得的艺术成就,经得起时间的检验,是具有自身保鲜机能的

韧性果实。

宗璞先生的80年人生,虽然出生于书香大家,自幼接受优质教育,可谓衣食无忧,但童年少年时代的战乱、成年后的各种政治运动;晚之将至,又遭逢冯老先生和爱人仲德先生的相继辞世;多年病痛折磨,除了头脑思维清晰,手臂眼睛耳朵都有各种挂碍,却仍然笔耕不辍。仅从身体来说,以如此血肉之躯研墨,需要何等坚韧的性格、意志、毅力支持。

宗璞先生的性情看似平和淡泊,内里却充满生活的激情和爱心。她的心态始终年轻鲜活,无论对于自然、家庭、友人,还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状,都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和关注。她是一个富于生活情趣、与时俱进的人。正由于情感的充实饱满、由于她身体的所有感官都如此富于韧性,并善于接收外部世界信息,所以她笔下的故事、人物和语感,总也不会衰老。

以韧的个性赞颂韧的品性。以韧性的文字,书写韧性的人类精神。

宗璞先生是一本羊皮纸做的韧性大书,怎样翻阅,都不会被磨损。

聊斋闲品 回孟醒

所有的女人都都是仙女下凡

我曾给朋友念一条手机短信:“所有的女人都都是仙女下凡……”她立即纠正道:“所有的女人都自认为是仙女下凡。”

一语中的。

女人天生爱美,且自信于自己的美。哪怕这份美小过针尖,日日镜览,也能将之放大成足以支撑起自信的桌面。即使再怎么努力也还是与美有难以企及的距离,她们仍有“女人因为可爱而美丽”的认知来保底。

由此,我对女人心生敬意。然而,我不能就此认定所有女人都都是美女,毕竟,我们不能硬将满脸麻子说成星光。我们只能猜想所有女人本来都是美女,就像那条没念完的短信:“所有的女人都都是仙女下凡,不幸的是,有一部分是脸先着地……”当然,也有胸先着地、屁股先着地……如此类推。

这幽默是有些恶劣的。所以,善良而仁慈的人们又制造了另一个更大的幽默来抚慰女人。这个幽默,其实只是一个称呼:“美女”。今天,走在街头巷尾,随处可闻呼唤“美女”,你大可不必回头,以为真有美女出没——同上世纪90年代之前无处不在的“同志”、“师傅”一样,这只不过是统一个称谓而已。

“美女”本是个高标准的词汇,何以沦落到这般田地呢?不得而知。起初,乍闻“美女”之声,女人

们还有些惊喜,有些羞涩,有些不习惯。随着时间推移,女人们便坦然自若了。而男人们在使用“美女”这个词时也变得随意了,甚至是敷衍了事了。

其实,男人们乐此不疲,大约也是因为尝到了甜头:能通过一声称呼,使对方喜悦,使关系和谐,使困难得以解决,使阻力化为助力,何乐而不为呢?一声“美女”,俨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力。于是,仿如一夜春笋,美女遍布街头。“美女”渐成性别的代称,淡化了本义,以至于连余秋雨都忍不住站出来呼吁要保护“美女”这个词的纯粹性了。

香港某部影片中,郑裕玲饰演的一个老姑婆,路过菜市场,被某小贩扯着喊“美女”,一时间忘乎所以,兴高采烈地买了小贩一捆大葱。转身,又听到小贩喊“美女”,以为是叫自己,回过回头来,却见小贩是在喊一位白头老妇,顿觉受到羞辱,既而勃然大怒……这充分说明,喊“美女”是要负责任的。我总以为,对着不美、甚至是丑的女人喊美女,是一种不仁慈;而她若对自己的容貌缺乏自信,你的美言便是一把利剑了。

然而,词性的转换是不由人左右的。美女泛滥,势不可免。与此同时,“帅哥”遍地。依照上述幽默类推,男人大约都是天使下凡,只是一部分掉在了猪圈里,一部分掉进了粪坑,另一部分干脆骑在了栏杆上……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四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现在!”

十几个人榨油,供一家几口人吃,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!

到了我这一代,带我们兄妹三个的,喂我们奶的,就只有母亲自己了。因此,洗澡的时候,我就能看见,母亲姣好的身段上,挂着两只长长的松松的乳房。它们破坏了母亲周身的韵味,晃晃荡荡。

唯一值得庆幸的是,我们还有幻想,还满怀希望。

一次,我和李伟吃过晚饭,去看电影,正要横穿马路。一辆深蓝色的奔驰悄悄驶过,我眼睛直直地盯着它,跟着它走。李伟见此情景,一把抓住我的手,说:“叶儿,有天我一定让你坐上奔驰,载你去吃饭,去看电影,去你想去的地方。”

“真的?”

“真的!”

“咱们自己的奔驰?”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“是的。”

李伟肯定地点点头,郑重地答应。仿佛他已是一位亿万富翁,或继承了亿万家财的阔少,正答应给他心爱的女人一份心爱的礼物。

我一下就高兴起来,刚才凄凉惨淡的情绪,已跑得无踪无影,仿佛那奔驰车,我们已交了支票,只等提车。

我踮起脚尖,搂住他的脖颈,在他的脸颊上,“叭”地亲了一口。

“谢谢你,李伟。”

我们的身旁,响起了一片喇叭声。只要他答应了的,就一定会有。

他是杰出的,无与伦比的。

叶子永远忘不了那个傍晚,金红的夕阳,紫色的云霞,透过绿树浓荫,给李伟英俊的脸庞,镀上了一层金光,使他的脸笼罩着一层辉煌的光晕,是那样地灿烂迷人。

我揣着那张薄薄的纸片,揣着一心的向往和兴奋。手里捏着那张小纸片,像捏着我的现在和未来。

那是李伟打来的让我去海口的电报。

叶儿:

我在海口,希望你能来和我一起奋斗。

李伟

1988年3月26日

发报的地址是海口市秀英乡杨沙村。

在这之前,我还接到李伟寄来的一张明信片,明信片的背面是一座连绵的高山,山上是一条蜿蜒而上的羊肠小道,直达山顶,右边有一行竖排的字:“哪怕这世上没有一条路,我也要和你一起走,开辟出一条路来。”

在你的面前,我是一个又笨又蠢的女人,多少年来,我所做的一切努力,都是要将你遗忘。可是,多少年来,我又没有一天,一时一刻,不想起你。

有一天,我梦见你死了,我吓得大声痛哭着醒来。我很害怕,心理上说,梦见一个人死,是因为你潜在的心里恨他。

我那么爱你,我怎么能恨你?

于是,我又问算命的。算命的说,如果这个人是你的亲人,没有再活过来,那么他就真的死了;如果是你的朋友,那他就要发大财。

这个答案,让我不知所措。

我觉得,我爱李伟,那种狗一样的爱情:忠诚,守望,等待,追随,无怨无悔。

一、再见,不要永别

自从辞职来到海口,跟了李伟,一夜间,忽然就什么都没有了,没有了早涝保收、生老病死、全包全养的国营单位,没有了房子、朋友和尊严。

母亲那时虽然清贫,可在普遍贫穷的社会里,她还是属于富有的,况且她有好的职业——医生。有三间平房,一个厨房,一个客厅,一个小院,和几件简单的家具。这样,她一天扫三遍地,擦洗三遍家具,简单的家也就不显得寒酸,而是一种朴素洁净的美。

一小块地,种了一棵树,树下,鸡鸣鹅叫,鸭跑兔跳,使小院生机勃勃,我们活得有趣,有尊严。

是的,尊严,到了海口,我才真正体会到尊严对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,意味着什么。

现在,我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之地,连一个搁床的地方,也是租来的;时常担心房主,哪天忽然就涨房价,叫我们搬走;还要担心身份证,千万别丢,暂住证记着去办,唯恐哪一天,被当做盲流,塞进封闭污浊的猪笼车,像猪罗一样被拉走,圈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,一天吃二两半,挑沙子。

一个赤贫的人,哪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尊严!

鲁迅的九斤老太说:一代不如一代。

我小的时候,母亲遇到难事时,会叹一口气说:“我小的时候,带我的保姆就两个,家里的长工榨油的就十几个,哪里愁过吃穿呢?哪像